



蓝色东欧
第2辑

“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

高兴 / 主编

没有圣人，没有天使

[捷克] 伊凡·克里玛 / 著

朱力安 / 译

广东人民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Ivan Klima

没有圣人，没有天使

Ivan Klima

[捷克] 伊凡·克里玛 / 著

朱力安 / 译

广东人民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没有圣人, 没有天使 / (捷克) 克里玛著; 朱力安译.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14. 10
(蓝色东欧 / 高兴主编. 第2辑)
ISBN 978-7-5360-7317-3

I. ①没… II. ①克… ②朱… III. ①长篇小说—捷克—现代 IV. ①I52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47707号

合同版权登记号: 图字 19—2011—086 号

NO SAINTS OR ANGELS

IVAN KLÍMA

Copyright: © Ivan Klima

All rights reserved

出 版 人: 詹秀敏

丛书策划: 肖建国 朱燕玲 孙虹

出版统筹: 李倩倩

责任编辑: 杜小烨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陈诗泳

装帧设计:  棱角视觉
ANGULAR VISION

-
- | | |
|------|--|
| 书 名 | 没有圣人, 没有天使
MEI YOU SHENG REN MEI YOU TIAN SHI |
| 出版发行 |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印 刷 |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市大道南路 334 号) |
| 开 本 |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 |
| 印 张 | 8 2 插页 |
| 字 数 | 210,000 字 |
| 版 次 |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
| 定 价 | 30.00 元 |
-

本书中文专有版权归花城出版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记忆，阅读，另一种目光

(总序)

高兴

昆德拉说过：“人的一生注定扎根于前十年中。”我想稍稍修改一下他的说法：“人的一生注定扎根于童年和少年中。”童年和少年确定内心的基调，影响一生的基本走向。

不得不承认，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俄罗斯情结和东欧情结。这与我们的成长有关，与我们的童年、少年和青春岁月有关。而那段岁月中，电影，尤其是露天电影又有着怎样重要的影响。那时，少有的几部外国电影便是最最好看的电影，它们大多来自东欧国家，几乎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是我们童年的节日。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它们还是我们的艺术启蒙和人生启蒙，构成童年最温馨、最美好和最结实的部分。

还有电影中的台词和暗号。你怎能忘记那些台词和暗号。它们已成为我们青春的经典。最最难忘的是《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是啊，暴风雨来了。’”“看，这座城市，它就是瓦尔特。”简直就是诗歌。是我们接触到的最初的诗歌。那么悲壮有力的诗歌。真正有震撼力的诗歌。诗歌，就这样和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紧紧地连接在了一道。

还有那些柔情的诗歌。裴多菲，爱明内斯库，密支凯维奇。要知道，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读到他们的诗句，绝对会有触电般的感觉。而所有这一切，似乎就浓缩成了几粒种子，在内心深处生根，发芽，成长为东欧情结之树。

然而，时过境迁，我们需要重新打量“东欧”以及“东欧文学”这一概念。严格来说，“东欧”是个政治概念，也是个历史概念。过去，它主要指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七个国家。因此，在当时，“东欧文学”也就是指上述七个国家的文学。这七个国家，加上原先的东德，都曾经是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

一九八九年底，东欧发生剧变。此后，苏联解体，华沙条约组织解散，捷克和斯洛伐克分离，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相继独立，所有这些都在不断改变着“东欧”这一概念。而实际情况是，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家甚至都不再愿意被称为东欧国家，它们更愿意被称为中欧或中南欧国家。同样，不少上述国家的作家也竭力抵制和否定这一概念。在他们看来，东欧是个高度政治化、笼统化的概念，对文学定位和评判，不太有利。这是一种微妙的姿态。在这种姿态中，民族自尊心也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但在中国，“东欧”和“东欧文学”这一概念早已深入人心，有广泛的群众和读者基础，有一定的号召力和亲和力。因此，继续使用“东欧”和“东欧文学”这一概念，我觉得无可厚非，有利于研究、译介和推广这些特定国家的文学作品。事实上，欧美一些大学、研究

中心也还在继续使用这一概念。只不过，今日，当我们提到这一概念，涉及的就不仅仅是七个国家，而应该包含更多的国家：立陶宛、摩尔多瓦等独联体国家，还有波黑、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黑山等从南斯拉夫联盟独立出来的国家。我们之所以还能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谈论，是因为它们有着太多的共同点：都是欧洲弱小国家，历史上都曾不断遭受侵略、瓜分、吞并和异族统治，都曾把民族复兴当作最高目标，都是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才相继获得独立，或得到统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都走过一段相同或相似的社会主义道路，一九八九年后又相继推翻了共产党政权，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之后，又几乎都把加入北约、进入欧盟当作国家政策的重中之重。这二十年来，发展得都不太顺当，作家和文学都陷入不同程度的困境。用饱经风雨、饱经磨难来形容这些国家，十分恰当。

换一个角度，侵略，瓜分，异族统治，动荡，迁徙，这一切同时也意味着方方面面的影响和交融。甚至可以说，影响和交融，是东欧文化和文学的两个关键词。看一看布拉格吧。生长在布拉格的捷克著名小说家伊凡·克里玛，在谈到自己的城市时，有一种掩饰不住的骄傲：“这是一个神秘的和令人兴奋的城市，有着数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生活在一起的三种文化优异的和富有刺激性的混合，从而创造了一种激发人们创造的空气，即捷克、德国和犹太文化。”^①

克里玛又借用被他称作“说德语的布拉格人”乌兹迪尔的笔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形象的、感性的、有声有色的布拉格。这是一个具有超民族性的神秘的世界。在这里，你很容易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这里有幽静的小巷、热闹的夜总会、露天舞台、剧院和形形色色的小餐馆、小店铺、小咖啡屋和小酒店。还有无数学生社团和文艺沙龙。自然也有五花八门的妓院和赌场。布拉格是敞开的，是包容的，是休闲的，是艺术的，是世俗的，有时还是颓废的。

① 见伊凡·克里玛《布拉格精神》第44页，崔卫平译，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布拉格也是一个有着无数伤口的城市。战争、暴力、流亡、占领、起义、颠覆、出卖和解放充满了这个城市的历史。饱经磨难和沧桑，却依然存在，且魅力不减，用克里玛的话说，那是因为它非常结实，有罕见的从灾难中重新恢复的能力，有不屈不挠同时又灵活善变的精神。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布拉格的话，克里玛觉得就是：悖谬。悖谬是布拉格的精神。

或许悖谬恰恰是艺术的福音，是艺术的全部深刻所在。要不然从这里怎会走出如此众多的杰出人物：德沃夏克，雅那切克，斯美塔那，哈谢克，卡夫卡，布洛德，里尔克，塞弗尔特，等等，等等。这一大串的名字就足以让我们对这座中欧古城表示敬意。

布拉格如此，萨拉热窝、华沙、布加勒斯特、克拉科夫、布达佩斯等众多东欧城市，均如此。走进这些城市，你都会看到一道道影响和交融的影子。

在影响和交融中，确立并发出自己的声音，十分重要。不少东欧作家为此做出了开拓性和创造性的贡献。我们不妨将哈谢克和贡布罗维奇当作两个案例，稍加分析。

说到捷克作家哈谢克，我们会想起他的代表作《好兵帅克》。以往，谈论这部作品，人们往往仅仅停留于政治性评价。这不够全面，也容易流于庸俗。《好兵帅克》几乎没有什么中心情节，有的只是一堆零碎的琐事，有的只是帅克闹出的一个又一个的乱子，有的只是幽默和讽刺。可以说，幽默和讽刺是哈谢克的基本语调。正是在幽默和讽刺中，战争变成了一个喜剧大舞台，帅克变成了一个喜剧大明星，一个典型的“反英雄”。看得出，哈谢克在写帅克的时候，并没有考虑什么文学的严肃性。很大程度上，他恰恰要打破文学的严肃性和神圣感。他就想让大家哈哈一笑。至于笑过之后的感悟，那就是读者自己的事情了。这种轻松的态度反而让他彻底放开了。借用帅克这一人物，哈谢克把皇帝、奥匈帝国、密探、将军、走狗等等统统给骂了。他骂得很过瘾，很解气，很痛快。读者，尤其是捷克读者，读得也很

过瘾，很解气，很痛快。幽默和讽刺于是又变成了一件有力的武器，特别适用于捷克这么一个弱小的民族。哈谢克最大的贡献也正在于此：为捷克民族和捷克文学找到了一种声音，确立了一种传统。

而波兰作家贡布罗维奇与哈谢克不同，恰恰是以反传统而引起世人瞩目的。他坚决主张让文学独立自主。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贡布罗维奇的作品在波兰文坛显得格外怪异离谱，他的文字往往夸张扭曲，人物常常是漫画式的，他们随时都受到外界的侵扰和威胁，内心充满了不安和恐惧，像一群长不大的孩子。作家并不依靠完整的故事情节，而是主要通过人物荒诞怪僻的行为，表现社会的混乱、荒谬和丑恶，表现外部世界对人性的影响和摧残，表现人类的无奈和异化以及人际关系的异常和紧张。长篇小说《费尔迪杜凯》就充分体现出了他的艺术个性和创作特色。

捷克的赫拉巴尔、昆德拉、克里玛、霍朗，波兰的米沃什、赫伯特、希姆博尔斯卡，罗马尼亚的埃里亚德、索雷斯库、齐奥朗，匈牙利的凯尔泰斯、艾什特哈兹，塞尔维亚的帕维奇、波帕，阿尔巴尼亚的卡达莱……如此具有独特风格和魅力的当代东欧作家实在是不胜枚举。

某种程度上，东欧曾经高度政治化的现实，以及多灾多难的痛苦经历，恰好为文学和文学家提供了特别的土壤。没有捷克经历，昆德拉不可能成为现在的昆德拉，不可能写出《可笑的爱》、《玩笑》、《不朽》和《难以承受的存在之轻》这样独特的杰作。没有波兰经历，米沃什也不可能成为我们所熟悉的将道德感同诗意紧密融合的诗歌大师。但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语言的局限以及话语权的控制，东欧文学也极易被涂上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应该承认，恰恰是意识形态色彩成全了不少作家的声名。昆德拉如此。卡达莱如此。马内阿如此。赫尔塔·米勒亦如此。我们在阅读和研究这些作家时，需要格外地警惕。过分地强调政治性，有可能会忽略他们的艺术性和丰富性。而过分地强调艺术性，又有可能会看不到他们的政治性和复

杂性。如何客观地、准确地认识和评价他们，同样需要我们的敏感和平衡。

一个美国作家，一个英国作家，或一个法国作家，在写出一部作品时，就已自然而然地拥有了世界各地广大的读者，因而，不管自觉与否，他，或她，很容易获得一种语言和心理上的优越感和骄傲感。这种感觉东欧作家难以体会。有抱负的东欧作家往往会生出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感。他们要用尽全力将弱势转化为优势。昆德拉就反复强调，身处小国，你“要么做一个可怜的、眼光狭窄的人”，要么成为一个广闻博识的“世界性的人”。别无选择，有时，恰恰是最好的选择。因此，东欧作家大多会自觉地“同其他诗人，其他世界，和其他传统相遇”（萨拉蒙语）。昆德拉、米沃什、齐奥朗、贡布罗维奇、赫伯特、卡达莱、萨拉蒙等等东欧作家都最终成为“世界性的人”。

关注东欧文学，我们会发现，不少作家，基本上，都在出走后，都在定居那些发达国家后，才获得一定的国际声誉。贡布罗维奇、昆德拉、齐奥朗、埃里亚德、扎加耶夫斯基、米沃什、马内阿、史沃克莱茨基等等都属于这样的情形。各种各样的原因，让他们选择了出走。生活和写作环境、意识形态原因、文学抱负、机缘等，都有。再说，东欧国家都是小国，读者有限，天地有限。

在走和留之间，这基本上是所有东欧作家都会面临的问题。因此，我们谈论东欧文学，实际上，也就是在谈论两部分东欧文学：海外东欧文学和本土东欧文学。它们缺一不可，已成为一种事实。

在我国，东欧文学译介一直处于某种“非正常状态”。正是由于这种“非正常状态”，在很长一段岁月里，东欧文学被染上了太多的艺术之外的色彩。直至今日，东欧文学还依然更多地让人想到那些红色经典。阿尔巴尼亚的反法西斯电影，捷克作家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保加利亚的革命文学，都是典型的例子。红色经典当然是东欧文学的组成部分，这毫无疑义。我个人阅读某些红色经典作品时，曾深受感动。但需要指出的是，红色经典并不是东欧文学的全

部。若认为红色经典就能代表东欧文学，那实在是种误解和误导，是对东欧文学的狭隘理解和片面认识。因此，用艺术目光重新打量、重新梳理东欧文学已成为一种必须。为了更加客观、全面地翻译和介绍东欧文学，突出东欧文学的艺术性，有必要颠覆一下这一概念。蓝色是流经东欧不少国家的多瑙河的颜色，也是大海和天空的颜色，有广阔和博大的意味。“蓝色东欧”正是旨在让读者看到另一种色彩的东欧文学，看到更加广阔和博大的东欧文学。

二〇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定稿于北京

主编简介：高兴，诗人、翻译家，一九六三年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世界文学》主编。曾以作家、翻译家、外交官和访问学者身份游历过欧美数十个国家。出版过《米兰·昆德拉传》、《东欧文学大花园》、《布拉格，那蓝雨中的石子路》等专著和随笔集；主编过《二十世纪外国短篇小说编年·美国卷》（上、下册）、《伊凡·克里玛作品系列》（5卷）、《水怎样开始演奏》、《诗歌中的诗歌》、《小说中的小说》（2卷）等大型图书。主要译著有《梵高》、《黛西·米勒》、《雅克和他的主人》、《可笑的爱》、《安娜·布兰迪亚娜诗选》、《我的初恋》、《索雷斯库诗选》、《梦幻宫殿》、《托马斯·温茨洛瓦诗选》等。

书缘

(中译本前言)

朱力安

读一部作品应该先读前言还是直接从正文开始，向来莫衷一是。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好作品经得起“剧透”的考验，值得一读再读。西雅图有家专营二手书的老店，名叫 Twice Sold Tales（卖了又卖的故事），化用 Twice Told Tales（讲了又讲的故事）而来。窃以为名字很妙，故事能够几度转手，说明耐看。

《没有圣人，没有天使》就是一部耐人寻味的作品，不过属于入口苦涩，回味甘甜的那种——至少前半部是这样。因此有书评家称该作品反映出作者“不加糖衣的硬派人生观”。一些情节不妨在此略为点破，给读者一点盼头，带着“救赎”的希冀度过小说最难熬的头几章。

克里斯蒂娜是布拉格一名已届中年的牙医，由于不能接受丈夫外遇而与之离婚。她的外祖母死在纳粹毒气室里，母亲力图摆脱一切跟犹太人的牵连。父亲是一名民兵组织军官，笃信共产主义。她从父亲遗留的书信中发现自己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这一发现彻底动摇了她的生活。抑郁症的困扰、叛逆的女儿和病危的前夫让克里斯蒂娜生无可恋，直到一个比她年轻十五岁的恋人闯进了她的生命。在情报机关工作的扬在公寓门前截住克里斯蒂娜，道一句“我一直在想你”，全书由此焕发生机，节奏陡然加快。

《没有圣人，没有天使》以克里斯蒂娜、扬和亚娜三人为线索，以第一人称分别阐述他们各自找寻救赎的经历。三人的轨迹时而交会时而分叉。克里斯蒂娜是一名牙医，有着犹太人血统，但由于母亲的刻意保护和父亲的政治信念而没有继承犹太信仰，离婚后一直孤独而渴望爱情；扬生在“布拉格之春”，从大学历史系辍学后在情报机关工作，追查前一政权犯下的罪行，却仍保有理想主义，热衷于角色扮演游戏；亚娜生在自由的时代，不受既定教条约束，沉溺于摇滚、性爱和毒品。在克里斯蒂娜前夫的病床前，克里斯蒂娜和扬初次邂逅；亚娜与朋克之流厮混夜不归宿，在寻找亚娜并最终将其送往戒毒所的过程中，三人第一次相遇。经过几番交错，最终在同一所弃置的小教堂里，克里斯蒂娜分别与两人独处谈心。在那所没有圣人或天使的雕塑画像的破败教堂里，克里斯蒂娜终于释怀过往的心结，与生命中的诸多人和事达成谅解。克里斯蒂娜四十五岁，扬三十岁，亚娜十五岁，年龄跨度整齐，正代表三代人，体现出由成长环境和政治气氛差别所带来的思想性格差异。克里玛在如何在后共产主义时代捷克生活这一主题上给出了自己的见解。

作家、书评家汤姆·戴夫林称本书“巧妙结合了散文和小说的长处”可谓深中肯綮。克里玛在小说叙事中穿插了他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理解。他借笔下人物之口对纳粹和苏联共产党的兴起给出了自己的见解，还穿插评点了恰佩克、莱巴、柴可夫斯基、叶赛宁和伍尔夫等人。

克里玛大胆地将民间假说当作预设，并由此往下演绎。比如女主人公说“（柴可夫斯基）绝对是个敏感的男人，而且善良，但是既然身为女人，我跟他就全无可能了”这个判断就是基于对柴可夫斯基同性性取向的猜测；“为了逃避审判，（希特勒）让自己的随从开枪把自己打死”这番评论则基于这样的假说——苏联怀疑希特勒并非自己扣动扳机自杀，而是在服毒后由随从开枪打死。身为犹太人，他对集中营的恐怖刻画得入木三分，他对有“布痕瓦尔德的恶魔”之称的伊尔斯·科赫的记述尤其惊悚，而这则是基于另一个传言，容我从一个故事说起。

单位楼道旁有一排书架，上面摆着 Kindle 部门进行电子化转录时参考用的纸质原书。校对处理完毕，书就搁在架上任人取走。架上的书来来去去，流通很快，唯独有一本长年无人问津。书名叫《灯罩》（*The Lampshade*）。精致的硬皮本，封面赫然是一盏灯，灯罩边上缀着穗子。书外面包着一层半透明护封，透过护封可以看到灯罩的幽光，仿佛渗着森森鬼气。

我一直记得有这本书，但从未翻开。直到我翻译到《没有圣人，没有天使》的第三章，里面有一节提及纳粹女魔头剥下犹太囚犯的人皮来制作灯罩，我才猛然联想起那本书。找到该书，翻看内文，果然是关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而封面那白惨惨的灯罩自然就是人皮灯罩了。原来飓风卡特里娜侵袭过后，新奥尔良一片残垣败瓦，作者的友人在废墟地摊上偶然看到一个诡异的灯罩。卖家毫不讳言，称灯罩乃人皮所制。友人花了三十五美元买下后寄给了作者马克·雅各布森，后者由此开始了调查和写作。

翻译书稿而把身边一些不相干的事情串联了起来，这是一例书缘。

《没有圣人，没有天使》是有宗教意味的，说是寓言亦不为过。里面的醒悟和皈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把宗教术语翻译得准确而又避免读者因陌生而感到拒斥，这是颇费琢磨的。比如“狂喜”这一

提法就值得商榷。

作者引用了圣方济各在苦难至极的情况下进入 *ecstasi* 状态的故事。常用汉译为“狂喜”，这个词至多让人联想到杜甫的“漫卷诗书喜欲狂”，恐怕并无宗教意味。而 *ecstasy* 在英语中则明确有哲学的“忘我”和宗教上的深度陶醉等义项。用“狂喜”来译 *ecstasy* 可以说是在考验读者的宗教知识和联想能力。其实佛教术语“法悦”恰指同一状态。翻译虽然历来有儒释道互译互证的传统（比如“得道高僧”其实应为“得法高僧”），但是用佛教术语翻译基督教却难免尴尬，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只是以脚注作了说明。窃以为大可以将“法悦”定立为 *ecstasy* 的翻译，一开以佛教译耶教的先河。

书中的诗歌引用颇多，比如叶赛宁的诗句。原诗用俄语写成，英译本中引用的诗句为 *All will pass like smoke of white apple trees*，而另一英译本作 *All, like haze off apple - trees, must pass*，两个英译本就已迥然不同。该句的名译有“如苹果花丛的薄雾”，其他汉译有“如白苹果树的烟花”和“就像轻烟，飘过白色的苹果树”，可谓众说纷纭。经由另一种语言转译，意味流失最大的恐怕就是诗歌了。于是我利用工作之便，摘出此句俄语原文 *Всёпройдёт, каксбелыхяблоньдым* 请教办公室里的俄罗斯翻译玛丽娜·米哈伊洛娃（*Marina Mikhayleva*）。两人搁下手边的工作，畅聊起诗歌翻译来。原来苹果树在俄国很常见，开白色小花，喷薄如烟如雾，一簇簇花头凋零得快，故有此雾气和易逝的意象。我于是最后定稿为：

没有悔恨、呼号和恸哭，
一切终将过去，就像苹果树的
白色花雾突然换上了秋的金黄，
我将不再年轻。

克里玛对三位主人公分别使用了三副口吻，在塑造亚娜的形象方

面着实下了一番功夫，从时尚用语到心态揣摩，将混迹朋克之流、嗑药/滥药的未成年少女形象刻画得跃然纸上。里面光是毒品的行话黑话就不下数十种，于是译者只好请教三教九流的朋友，力求做到同样“内行”：“出肉、嘎嘎、象牙棒”等指冰毒，“飞叶子”指的是抽大麻，“溜冰”指吸食冰毒，“马儿”说的是麻古，“四号”代表海洛因，还有“走一趟”、“爽一把”等表达。有鉴于本书的读者群中纵有瘾君子只怕也在少数，所以没有严格“以黑译黑”，只是略作点缀。

翻译期间因右膝不适，曾去一家普拉提理疗中心就诊。大夫是一位风姿绰约的中年女子，叫珍妮娅·坎巴斯。她说英语带有一种独特的口音，一听便知来自欧洲。诊断结果为长期伏案导致腿部肌肉不协调，于是每周约见一次做康复运动。闲聊得知她是俄罗斯前舞蹈家，赴美学医，两人畅聊共产主义国家特色和异同。显然她是深为离开俄罗斯而感到庆幸的。偶尔听她感慨一下生活疲惫，诸多不顺心，起初不以为意，追问之下才知道她已离婚，独自抚养一名在上中学的孩子。惊觉原来小说原型就在身边，仿佛从她身上看到了克里斯蒂娜的影子。最后一次理疗的时候，我把手上那本精装本送给了她，这算是又一例书缘。

承蒙高兴老师推荐，“蓝色东欧”译丛策划人朱燕玲找到我，问我有没有兴趣接《没有圣人，没有天使》这部书稿。此前一直做儿童文学翻译，急于转型严肃文学，不假思索地答应了。我是先签了合同才着手寻觅原书的。还记得刚拿到书，读完开篇第一句就惊得魂魄散——这也太重口味了吧。收拾好散落一地的魂魄开始翻译，一年后终于完成译稿，在此对所有提供过帮助和指点的师长友人一并致谢。

目 录

CONTENTS

记忆， 阅读， 另一种目光（总序） / 高兴 / 1

书缘（中译本前言） / 朱力安 / 1

第一章 / 1

第二章 / 42

第三章 / 76

第四章 / 113

第五章 / 149

第六章 / 186

第七章 / 207

第一章

—

昨晚我杀死了我丈夫。我用牙钻在他脑壳儿上钻了个洞。我等着看会不会有白鸽从里面飞出，结果出来的是一头硕大的乌鸦。

醒来之后，我疲惫不堪，更确切地说是生无可恋。年岁越大，我活下去的意愿就越弱。我是否曾对生命有过强烈渴望？这我不敢肯定，但我肯定以前更有精力，也更有憧憬。有盼头才是生活。

今天是星期六。我有的是时间可以做梦，可以悲伤。

我从孤独的沙发床上爬下来。这沙发床本来是成对儿的，另一张很久以前就被我和亚娜搬进了地下室。地下室里现在还全是我前夫卡雷尔的杂物：鲜红色的滑雪板、一袋子打坏的网球和一捆旧课本。我早就该把它们全扔了，但就是狠不下心。在原本放另一张沙发床的地方，我摆了一盆印度榕。你没法跟印度榕拥抱，它不懂得抚摸你，但它也不会背叛你。

七点半了。我该陪陪我那未成年的女儿了。她需要我。然后我就得赶紧上我妈那儿去。我答应帮她整理爸爸的遗物。东西是无关紧要，但是她就自己一人，终日愁苦。她需要跟人聊聊爸爸，却找不到人陪她聊。照她的话，爸爸活像个圣人似的；但依我记得的，他对妈妈不是使唤就是冷落。

我的朋友露西说过，一旦你习惯了专制，你甚至还会怀念它。这